劍而死乎讓于此時會無一語開悟王心智伯既死而乃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讐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李國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論

論曰天下無遁轉而下之法象有仰參而上之神理惟聖人之心不自用常與天地通於是天地之德不自閟還爲聖人合何也天地一心也聖人一人也人同得天地之心則亦同具聖人之人獨此靈靈炯炯一胍際天蟠地而無所天且黮衆人以離跂之心揖其最初之心內且營之外且糞之積臆而翳生焉積闇而光揜焉天地日以其精牖人而人不受人亦以其識乘天地而天地不受遂使穹然賁然者若距我以形窈窈冥冥者若閉我以精人與天地隔而愈岐簡而更遠天地之德自而人自分矣不知人之分天地生之也氣之與理眞之與精何嘗竅秘而令人不可控揣聖人亦即其無容竅秘者妙以合之而方寸宛然具造化焉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夫天地陰陽剛柔理徹二儀之執轉四時之敷運萬物之化育人之得天地之

能爲陰剛之不能爲柔也人所知也而陽之未始不能陰剛之未始不能柔也非人所知也獨其網緪磅礴之始藏埏黓块北之原有陰陽不得無以攝其氣剛柔不得無以鑄其形而理陰陽調剛柔者不得無以神其變化是剖所謂德也聖人者靈心之徹瑛可以無所不參解大力之仔肩可以無所不斡運而圓神之通液可以無所不周折而中理嘗試言之何思何慮返於玄同不識不知順乎帝則太極一圈也闢而動直俾於重玄翕而靜專滲於黃爐兩儀具體也舒慘斟其衡而物無思寒暑發藏調於度而物無偏晦明六子嬉化也優而游之俾其自求順而宜之俾其自得悠久之無疆元命之不已也至若雲蒸雨濯宇下昭蘇聖人之澤孰非天地之仁藏疾包荒萬流并舉聖人之度孰非天地之大雷動風肅庶品鼓盪聖人之權孰非天地之斷是不特與天地參直與天地合不特與天地並其功直與天地合其德其合也摹倣之所不能到而神印於杪忽之間附離所不能襲而締結於形埒之外聖人同此德曾何分於天地聖